



- 中國製造業投資成穩增長亮點
- 印太經濟框架開闢對華新戰場

1. 中國製造業投資成穩增長亮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2 年 1-5 月中國製造業投資同比增長 10.6%，比同期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整體增速高出 4.4 個百分點。

短評

內地經濟在今年第二季度之後全線走弱。受新冠疫情復熾的衝擊下，內需消費環節急速「熄火」，4 月和 5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同比下挫 11.1%和 6.7%；商品出口的表現較為波動，近兩個月雖累計按年增長 10.2%，但較首季度的 15.8%和去年全年的 29.9%升幅顯著回落，其中 4 月份僅同比增長 3.9%，創下近兩年的新低。相比之下，作為「三架馬車」之一的固定資產投資表現相對穩健，尤其是製造業投資延續高增長的態勢，在去年全年 13.5%大幅增長的基礎上年初至今仍錄得 10.6%的雙位數增幅。若以單月來計，4 月和 5 月製造業投資增速雖從 3 月的 11.9%下滑至 6.4%和 6.8%，但仍高於疫情前的增長水平，亦優於同期其他經濟環節的表現，在「穩投資、穩增長」方面發揮了「壓艙石」的作用。

從製造業投資的細分行業看，1-5 月高技術製造業的投資同比增長 24.9%，比製造業整體增速高出 14.3 個百分點，堪稱是推動內地製造業投資近期較快增長的首要支撐。其中，投資增速位居前三甲的高技術行業分別為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製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分別增長 30.4%、29.3%和 26.4%。與此同時，針對傳統產業的製造業技術改造投資亦表現突出，1-5 月同比增長 15.7%，比總體製造業投資增速高出了 5.1 個百分點，技改所涉及的金額佔製造業投資額的比重上升至 43.2%，比 2021 年同期提高 1.9 個百分點。

內地製造業投資近期「逆勢造好」，在在反映了中央在「十四五」期間重拾對製造業發展的重視，並透過改造提升傳統製造業和壯大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雙管齊下地支持製造業體系的優化升級。近幾年來，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的同比增速一直遠超內地製造業的整體水平，2021 年兩者的差別更高達約 2 倍。內地通過大力投資先進製造業，強攻產業鏈的補鏈、強鏈，冀望為解決「卡脖子」問題打開突破口；而其中的著力點之一是積極扶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發展，由此為製造業投資帶來了廣闊的投資空間。去年 7 月 30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特別強調「專精特新」企業在科技強國方面發揮的基礎性作用。按國家工信部的資料，到去年底全國已培育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超過 4,700 家，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4 萬多家。工信部在今年 2 月底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2022 年全年計劃再培育約 3,000 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並帶動各省培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達到 5 萬家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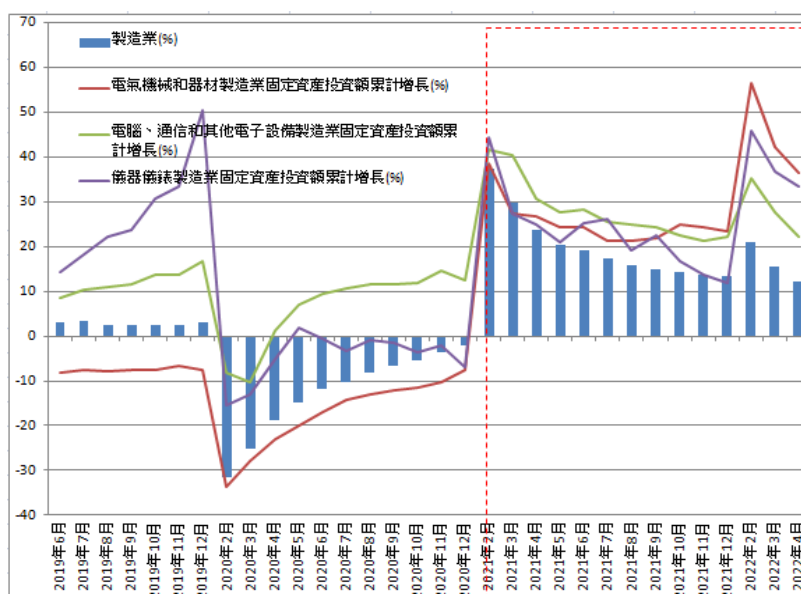
另一邊廂，高端化、智慧化、綠色化是近年推動傳統製造業技術改造的重點方向；

國家明確將電子資訊、機械、汽車、船舶、民用航空與航太、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石化與化工、生物醫藥、輕工、紡織等 12 個行業列入重點技改領域，刺激相關產業紛紛加大技術改造的投資力度。有分析指，最新版的全國工業技術改造規劃文件將於 2022 年推出，為製造業企業的技術改造投資提供更前沿的參考依據；預計綠色低碳、智慧製造、自主可控及產業鏈安全等領域的製造業中長期投資需求巨大，相關行業的投資擴產將引動新一輪製造業投資的高速增長。有測算指，「十四五」期間的傳統製造業數字化升級和綠色改造、低碳轉型等牽涉的總投資額可望接近 45 萬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約 8.9 萬億元，相當於 2021 年全社會總投資的 16% 左右。

事實上，自去年「十四五」規劃綱要公佈以來，內地許多地方省市尤其是一些製造業強省、強市，已爭先恐後策動起新一輪製造型企業的大規模技術改造。例如，在中部省份中，湖北省 2021 年工業技改投資同比增長 37.9%，增速位居全國第一，高出全國水平達 27.4 個百分點。廣東省政府提出對 20 個戰略性產業集群加快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2021 年全省製造業投資同比增長提速至 18.7%，為近 6 年來首次反超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廣東省工信廳於 2022 年 3 月份出台的《促進工業經濟平穩增長行動方案》中再明示將加大財政補貼的力度，以鼓勵重點產業投資與技術改造，加快重大項目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預計今年推動 8,500 家工業企業開展技術改造。

短期而言，受當前供需兩端多種負面因素的交織影響，一些先行指標顯示內地製造業投資在未來幾個月或有轉弱的跡象。雖然如此，近期中央亦多番強調要更好地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加碼的穩增長政策正「陸續有來」。例如，5 月 23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了 33 項穩經濟措施，從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等方面發力，協助內地經濟重回合理增長區間。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地將通過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競爭力來應對外部環境挑戰，化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科技打壓與封鎖，相信這是一項必須堅持不怠的長期方針。同時，在中央政策頻吹「暖風」之下，各地方政府料將繼續積極引導企業投資於高技術製造業和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對相關領域的投資給予財政補助、貸款貼息、稅收返還等優惠政策。凡此種種，或許預示了內地製造業投資的亮點不會只是曇花一現，後續的亮眼表現應可期待。

附圖：內地製造業投資的同比累計升幅變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廠商會研究部整理。

2. 印太經濟框架開闢對華新戰場

2022年5月23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日本東京宣佈啟動「印太經濟框架」，13個國家率先成為初始成員；太平洋島國斐濟亦於5月26日申請加入成為第14個創始國。

短評

截至目前，「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的創始成員國包括美國、日本、澳洲、印度、文萊、印尼、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韓國、泰國、越南和斐濟；合共佔全球GDP的約40%和總人口約60%。根據白宮發表的聲明，成立「印太經濟框架」旨在加強美國與印太地區的聯繫，「為美國和印太地區的家庭、工人和企業建立更強健、更公平及更有韌力的經濟體制」；該框架主要涵蓋四大支柱領域，包括互聯經濟(Connected Economy)、強韌經濟(Resilient Economy)、潔淨經濟(Clean Economy)以及公平經濟(Fair Economy)。

具體來看，第一大支柱主要涉及貿易相關的議題，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負責，包括加強數字經濟的貿易合作、建立數據跨國交換的安全和技術標準、確保本地企業從電子商務中獲利、對數字技術的不道德應用進行監管，以及提高勞工和環境方面標準等。另外三大支柱由美國商務部負責推動，其中第二支柱的主旨是協調建立供應鏈監測機制，對供應鏈突發中斷提前預警，加強供應鏈多樣化，增強礦產供應鏈的可追溯性和穩定性；第三大和第四大支柱則分別提到加快開發清潔能源、脫碳及基礎設施，以及制定實施有效的稅務、反洗錢、反賄賂等法規制度，以促進公平競爭。

「印太經濟框架」啟動後，各創始成員國將會展開談判，劃定各支柱的政策範圍，並確定「每個支柱的具體內容，以及各成員國承諾並簽署的內容」，建立可實行的高標準承諾。值得一提的是，鑒於「印太經濟框架」各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準差異巨大，拜登政府為鼓勵更多國家及地區加盟並加快談判的進程，傾向於採用磋商等非正式執行機制，而非建立類似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允許每個成員國可自主決定是否加入上述的支柱範疇，但一旦加入的話，就須承諾遵行該支柱下達成的各項協議內容。

從表面上看，「印太經濟框架」標榜要加強美國與印太地區經濟體的合作、共同促進區域繁榮發展；但其本質上卻屬於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乃拜登政府為打壓中國發展而祭出的新招式。特朗普時期以加徵關稅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不僅未能減少中國對美出口和有效紓緩雙邊貿易逆差，反而因為絕大部分的關稅成本最終是由美國消費者承擔，變相助推了近期美國本土消費物價的「上漲瘋」。拜登政府在對華經貿策略上有意「另起爐灶」，一方面試圖透過拉攏印尼、越南、菲律賓及印度等中國周邊的重要製造業基地，慫恿、協助他們承接中國外遷的部分製造業產能，從而創造條件讓美國逐漸降低對中國商品出口的依賴，另一方面則透過與日本、韓國等先進工業經濟體合作，在高科技和戰略性產業領域建立起將中國排除在外的供應鏈體系，以落實美國推動在高科技領域與中國脫鈎的戰略意圖。

毋庸置疑，「印太經濟框架」擺明車馬是衝著中國而來；由於該計劃在短期內並未有實質性內容浮出水面，加上本身存在諸多內在的缺陷和掣肘，故對中國的影響暫時尚無需過度擔憂。其一，中國近年來在紡織服裝、玩具等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出現向外轉移的趨勢，這是內地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的正常現象；由於中國在市場體量、供應鏈體系、勞動力素質、營商環境等方面均具有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其作為亞太區內價值鏈中心的地位實難以被輕易取代。

根據 WTO 發佈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 (2019)》，自中國內地 2001 年加入該組織後，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性顯著提升，已取代日本成為美國和德國之外的「第三個」區域價值鏈中心。目前中國是亞太區許多國家的頭號貿易夥伴和重要的對外直接投資地區。例如，內地自 2009 年以來超越歐美成為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近年更是當地的主要外來投資者之一。2019 年，東盟首次超越歐盟躍升為內地最大的貿易夥伴，2020 年佔內地貿易總額近一成半。同時，亞太區最大規模的自貿協定 RCEP 於 2021 年初生效實施，推動區內國家之間的經濟融合進一步深化，亦有利於提升中國對區域內部經貿的參與度和影響力，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產業鏈中核心的地位。

其二，美國自從將中國列為頭號競爭對手以來，不遺餘力打壓中國高技術企業，將越來越多的中國科研機構、科網企業等列入受限的「實體清單」內，阻擾中國高科技發展的用心昭然若揭。此次美國藉著「印太經濟框架」，意圖拉攏日本、韓國等組建「自己友」的戰略性產業鏈閉環，加強在核心技術的發展和管控方面加強彼此間的政策協調和產業協作，進一步形成對中國的科技圍堵。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Gina Raimondo) 明言，「印太經濟框架」包括協調出口管制，以「限制向中國出口『敏感』產品」；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則公開宣稱，「印太經濟框架」是一個獨立於中國的安排。

面對美國的科技打壓，中國政府早有清醒認識並提出一系列應對策略。例如，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支撐」，發揮舉國體制的國家戰略力量，爭取在關鍵核心技術取得突破；亦積極與美國以外國家組建建立「朋友圈」，包括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尋求與歐盟、日韓等的合作。同時，中國在數字經濟、勞工、環境等議題加緊推進與國際先進標準的對接，去年底正式提出申請加入《數字經濟夥伴協定》(DEPA)，亦多次表達希望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等多邊經貿合作協定，力求以積極主動的姿態來破解美國挑起的陣營對抗。

其三，「印太經濟框架」與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不同，美國出於保護自身利益的考量，明確表示不會觸及降低關稅和放寬市場准入等方面的談判內容。拜登政府的真正目無非是通過組織具排他性的經濟合作框架來「拉幫結夥」，讓部分印太國家充當圍堵中國的「馬前卒」。換言之，「印太經濟框架」對美國而言是「政治目的高於經濟」，當中的地緣政治戰略考量自然「路人皆知」。事實上，當前大部分表態參與的東盟國家均抱持觀望態度，他們其實並不希望在中美博弈中「選邊站」。即便是日本和韓國這兩個美國在亞太的忠實盟友，國內對「印太經濟框架」亦不乏反對和質疑的聲音。

儘管如此，美國藉「印太經濟框架」在中國周邊地區建立一套新的國際經濟協調機制，仍值得中方高度警惕，尤其是該框架下成員國的合作方式具有靈活性較強的特點，亦不按傳統自貿協定的舊套路「出招」，不排除參與國日後會在一些策略性產業領域合縱連橫，成為高科技排華、抑華的新勢力。例如，美國可能會選擇一些自身具優勢、印太國家對其依賴度較高的產業(如半導體等)，利用關稅以外的非常規手段與日韓甚至東盟國家等開展排他性合作。據報導，日美政府於今年初已開始討論制定新的高科技出口管制跨國機制；拜登早前訪問韓國，首個日程便是參觀三星電子半導體工廠，之後更宣佈與韓國建立「技術同盟」。「印太經濟框架」已「殺到埋身」，在這個中美角力新戰場上，中國如何善謀對策，以勇氣和智慧接招、拆招，令人拭目以待。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